

# 打工诗人

杨牧题

中国 广东

《打工诗人》

试刊号（总第1期）

（内部交流）

本期执行编辑：许 强 罗德远

我们的宣言：

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

打 工 诗：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

我们的心愿：

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

为我们漂泊的人生作证！

## 黑 蚂 蚁（组诗）

□ 罗德远

### 黑蚂蚁

习惯了寂寞地看太阳  
从远古的天空照下来  
匍匐走在这个世界上  
也许就是一切

我把微弱的触须  
伸向感知的岁月  
希冀收获一个流动的声音  
也许是上帝的安排  
我无法脱去背上  
沉重的黑色

漫长的是路 短暂的是生命  
我总是心境平平  
我深信 只要不回头  
一切都不会丑陋  
前方有滂沱大雨  
我就迁徙去流浪

我慢慢吞吞走路是在寻找  
舒展双腿  
我要蹬开粘滞的土地  
站立起来  
会发出旷世惊奇的呼喊

### 寻找忧伤

曾经沧海的男人  
还在用古典的笔 蘸写青春  
任逆风飞腾 执著地  
与精神的拐杖  
那厚口皮的诗歌歃血为盟  
踏万水千山 为泥丸  
在细雨中呼喊 在大风中  
寻找忧伤

一江寒雪一叶孤舟  
四周泊着一片洁白的孤独  
航不过那道销魂的水湄  
才知道有一种美丽的沧桑  
身处江湖之远  
满目皆是尘世的痛苦  
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子  
爬满虱子  
我厚口皮的诗歌不善言词  
且留窄窄的版面  
种些铅色的苦恋  
让一个纯洁的女孩  
永远微笑 而且孤独

那些鸿爪雪泥  
那些爱的疑惑伤心的漂泊  
我已一一深藏内心深处  
英雄且莫问出处  
无情谁敢走天涯海角

剔除冷漠 踢开虚夸  
岁月的每一次击打  
都迸出真诚火花  
晓行夜宿 筚路蓝缕  
那个叫忧伤的清纯女子  
请你务必在那个人生的岔道口  
等我

### 我的眼里蓄满巴山夜雨

以流水的方式穿越岁月  
我的眼里还泊着水渍

远离鸡鸣狗吠 穿过烟雨童谣  
故园不断下落的井绳  
还时时扯痛我的相思  
鸡叫头遍 坐惯了五十四张竹椅的母亲  
还在灯下吹糠看米么  
面对苦涩的土地 我无法生根  
可又怎能忘记 病倒山野  
是故乡的中草药 一次次把我扶起

缺口的粗花碗 盛着乡村的月亮  
那些日日种进泥土的腿  
还让人巴心地疼  
城市的诗人匆匆掠过麦地  
吟唱过粉饰乡村的颂歌  
当季节濒临枯焦  
远离巴山的今夜  
一阵小雨棒槌声  
就让我搁置多时的笔泪流满面

### 流浪青藏高原

这里曾经是一片浩淼的汪洋  
这里曾经让许多的灵魂穿过  
十七岁的青春从这里跋涉  
三步一叩的征途是岁月遥远的歌

流浪青藏高原 雪域深处  
渴望与不老的神奇心心相印  
茫茫风底斯山脉 滔滔雅鲁藏布江  
耸立云霄的珠穆玛峰  
神话般冷峻寓言般深邃  
撒手的经筒在阳光的抚慰下吟唱：  
哦 嘛 哩 叭 咪 吽

冷丽如玉苍凉如歌的西部雪原  
面对小木屋冰雕的无限寂静  
我的内心下起了川南的偏东雨

颠沛岁月 我该用哪一座雪山  
丈量灵魂的高度

## 试 用（组诗）

□ 柳冬妩

红色塑料桶重新寻找饱满生命的水龙头  
远方的家园等待浇灌，不能荒芜节令  
天堂的波光  
分秒必争地环绕在我的周围  
我必须从桶里取出衣架  
像从躯体里取出几根骨头  
支撑着远眺的头颅  
有一股神一样的力量  
在主持着我的分裂与结聚

### 老乡聚会

老乡聚会  
气温骤然上升  
生命陷入出发之初的憧憬  
灯，才真正地红  
酒，才真正地绿

老乡聚会  
乡音获得了一项情感专利  
打漂的人呵  
把异乡变成故地  
依在亲切的问候里  
彼此用目光扶起沧桑  
谁问未竟之旅  
我在无家的人群中得到一个家  
得到一把开我的钥匙  
向门外伸出一只脚  
我颤抖着藏起蒸馏过的根系

### 试 用

三个月  
拉开的仅仅是序幕  
试用期只有开始  
没有结束

从一个日子抵达另一个日子  
像从一棵树抵达另一棵树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  
打工的人不敢一叶障目  
要认真地过好每一分钟  
每一天都是一张考卷  
每一分钟都是考卷的一道题目  
打工的所有岁月  
其实都叫试用

## 狼

□ 张欣启

苍凉的天穹下  
谁，听懂了逝去的童年  
谁，又在童年逝去的憧憬中找回了  
阳光或者篝火

也许什么时候疲软的躯体蓦然倒下  
如一头突遭电击的黄牛  
如果注定要倒下那就倒下吧  
只要在倒下的时刻  
脚步还想走  
眼，还把那一树桃花望成一树思念

但一只红色塑料桶并不能掌握水的命运  
是谁把桶里的水全部倒掉  
受伤的水  
呻吟着在水泥地面爬行  
在坚硬的世界面相应地柔软  
水再也站立不起来  
红色塑料桶被迫接受生命的流动与迁徙  
我日益憔悴，层层剥落  
像一只水果承受着岁月的剖析

除了瘦骨嶙峋的衣架  
桶里一无所有  
在时间的尘埃中  
除了红色塑料桶  
我两手空空  
青春开始干瘪  
唯一幸存的水分，枯瘦的眼泪  
在两条无法修复的裂缝里  
业已丧失渗透事物的能力

人海 人潮 人流  
密集着的面孔也都是塑料品  
空洞，没有表情  
城市如焚，倒挂着隔膜的嘴唇  
曝晒的心事得不到一点滋润  
路多的地方失去了路  
红色塑料桶犹犹豫豫  
像大漠里的一颗流浪的沙粒  
楼群摇摇晃晃，分辨漂泊的方向  
汹涌而过的车辆恍然如梦  
把风变成心的颤栗

接受什么又将被什么接受  
分开苦难与拯救，亮光与阴影  
干涸的肢体以血为水  
行走预示着一种延续

乡村的轮廓是一团袅袅上升的炊烟  
而森林淫浸在鸟儿哀怨的啼鸣里  
走在雪原，走在这乍暖还寒的晚冬  
期盼命运，于斗转星移间出现转机

狼，野狼饥饿的嚎声在这旷野的雪原上  
如一片片悲壮的叶子在寒风中飘落

指尖上的乡土（二首）

□ 徐 非

大哥民告官的诉状撤了

大哥民告官的诉状撤了  
大哥在信中简单地写了几句  
最后是一串省略号  
省略号多象泪滴  
大哥倒出的全是苦水

为讨回被侵占的宅基地  
大哥也为村民打报不平  
因此村委会把大哥论为刁民  
村委会私设公堂刑讯逼供  
大哥被村规捆绑左膀致残心灵受伤  
事后大哥用尊严与人格写成状子  
大哥要告倒黑石村长

黑石村长心黑蛮横财大气粗  
他仗势垄断了村上的企业  
黑石村长是个昏官贪官  
他不为村民作想还暗地整人  
比如无计划摊派增加农税  
计划外生育收受贿赂  
夜晚还有人敲他家的门  
送一箱一箱的不正之风

大哥民告官的诉状撤了  
原因是黑石村长镇府有人  
他还用纸票买通了县里的关系  
大哥赔进去两窝猪崽一头水牛  
大哥还卖掉了砌楼的砖块与门窗  
大哥撤诉 大哥是交不出诉讼费  
大哥想暂时小憩养精蓄锐重整旗鼓  
大哥想豁出去卖血也要上告  
大哥想上访省城京城

这个夜晚我读懂了 大哥的省略号  
大哥相信法律的准绳  
大哥不相信徇私舞弊的衰草  
于是我马上给大哥回信  
只要大哥出信心出勇气  
我在南方打工支持所有的费用  
还有包括重写状子

父亲要我回去顶班

父亲借用堂哥的手机  
在大西南乡间向我发话  
电话中听到父亲的咳嗽声  
以及他唤我儿时的小名  
还隐约听到风的怒吼雨声淅沥  
父亲说村口那棵老槐树倒下了  
树大根深也经不住岁月的拷打  
槐树倒下多少儿时掏鸟窝的童话  
倒下一声声雁南飞的叹息  
有多少雏鸟长大各飞东西  
飞出或多或少的传奇

父亲说这些年庄稼不好侍候  
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  
田间地头全是年老体弱的背影  
修乡村公路还需剩余劳力  
村里虽新养了几头铁牛  
但耕牛囚在屠宰场里凄然落泪  
牲口少了农家肥少了  
化肥又壮苗不壮果  
猪价一跌再跌  
农副产品物美价廉  
四十元一百斤的稻子比黄金成色还好

父亲的声音穿过农历二十四个节气  
荡漾在春分和芒种之间  
父亲说关节炎犯了腿不听使唤  
农民六十多岁不讲退休也该洗脚上坎  
工业推动农业但是农业养大的工业啊  
你娃站在工厂一边与机器打得火热  
胆量大了腰包鼓了  
是不是想包一架专机回家

但土地不答应做你着陆的机场  
爹是土地的儿子你是爹种下的苗子  
此刻父亲的话语细如三月的春雨  
淋湿了我心灵久旱的庄稼

沈岳明诗三首

□ 沈岳明

眺望家园

太阳是一架纺车坐于摇曳的竹楼  
看禾苗攀援紫外线编织的云梯  
拔节 庄稼一级级爬满梯田  
染绿了农历上的某个日子

我们依然是孤独的鸟  
在楼林的某个角落筑巢  
展开夹着故乡体温的家书  
从岁月的缝隙探头  
看母亲裁沧海桑田的夜幕  
浆洗佳节的月亮

家如锄头在父亲手里起起落落  
犁铧将长长的思念  
铺满家园的梦怀  
烟雨葱茏于牧童的短笛  
看燕子剪开地坪线的愁绪  
让曙色灌满茅屋的胸腔  
一串串红辣椒似的鞭炮  
欢呼着千万只蝴蝶  
跃上洁白的窗纸  
邻家阿娇 我纯朴的妹妹  
担了两桶圆圆的酒窝  
让打工的哥哥  
醉倒在漂泊的梦里

车间宽阔的河面  
我们是排列整齐的木桩  
扯起流水线拧成的缆绳  
胸膛是鼓足了勇气的帆  
在人生的汪洋乘风破浪

诱人的城市

钢筋和水泥固执地锻造  
烈火熊熊的熔炉  
投资者和生产者  
都是技艺高超的厨师  
在城池里爆炒  
热气腾腾的经济大餐

华丽广告给城市美容  
指数曲线的枝桠  
摇曳着金融和贸易之光

城市以厂规的方式让机器思考  
希望爬上工薪阶层  
让工资和奖金的饲料  
营养挥汗如雨的蓝领部族

城市以壮阔的工业思潮  
翻涌在电脑的记忆里  
让流浪者 一不小心  
也跌入机遇的漩涡

望乡

站在城市的白领阶层  
高八度的流车量  
灌溉城池光怪陆离的情怀  
空调改变了季节的体温  
霜降和大寒都蛰伏在冰箱里  
为乡愁解渴 我的愿望  
触不到泥土的脉搏农事的心跳

总是在星稀之夜透过朗月的眼睛  
看到乡道看到田园  
看到庄稼拥挤在成熟的路径  
牛羊以亲切的乡音土语  
谈论家园古老的传说

泥土是孕育着人类的子宫  
经受了雷电的妊娠反应  
分娩村庄  
农人一手扶着清明的犁  
一手拿起霜降的镰为生活把脉

今夜 让月色染白鬓角  
鼾声释放流浪的情怀  
梦游故园 让不相识的儿童  
笑问客从何处来

走在坦洲（组诗）

□ 张守刚

从坦洲到中山

和我一起上车的  
是两个扛蛇皮口袋的民工  
他们叨着劣质的香烟  
把蛇皮口袋重重一放  
中巴车就大大咧咧开动起来

两个民工说着稔熟的四川话  
“搞个锤子，又要找厂  
比换鞋还勤”  
“狗日的老板，两百块钱押金  
也不还给我”  
许多奔波的无奈  
在粗俗的谈吐中  
化着唾沫星子飞出窗外

此刻 中巴车正颠簸在一个  
叫着雍陌的小村  
隐约听到工业厂房里  
机器轰鸣的声音  
几家厂门口  
蹲着或站着一些垂头丧气的人  
他们油腻的行李卷儿  
象一只只疲惫不堪的狗  
躺在一旁

两个四川民工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他们黝黑的脸掩饰不住疲劳  
卷毛司机一阵破嗓子大喊之后  
他们才惊慌地下车  
这是板芙 他们的又一个漂泊

从坦洲到中山  
要经过好几个村镇  
我改掉了从前上车睡觉的习惯  
看着一幢幢工业厂房  
被行走的车追赶  
我感到漂泊的真实与无奈

通宵录像

第一排的第一个  
歪靠椅上 睡着了  
第二排的第二个人  
嚼着口香糖  
盯着投影  
最后一排  
是一对男女  
他们正仿效  
录相里的耳磨鬓厮

我坐在第三排  
我没有看录像的心情  
也没有睡意  
我在记划  
天明的那一天路程  
该如何行进

走在坦洲

不大不小的坦洲镇  
盛装着忧郁 缠绵和  
轰鸣的工业  
穿过坦洲污秽的街道  
穿过陌生的目光  
穿过金钱和色相的诱惑

每天 臭水的河边  
俯着许多失意的人  
他们迫于生计  
做违心的事  
他们对河水顾影自怜  
试图找回自己  
圆滑的风从水面拂过  
揉碎他们模糊的脸

走在坦洲  
常常见  
一张张贫血的脸  
冷漠忧郁的眼睛  
在寻找乡音 爱情和饭碗  
他们迟疑的脚步啊  
唤不回坦洲曾经的纯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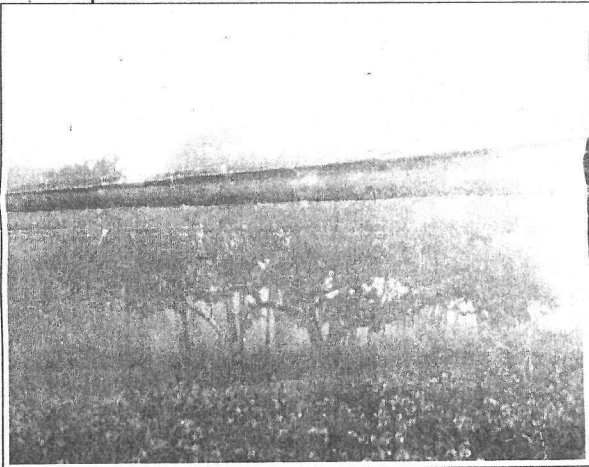
孤身一个走在坦洲  
你必须和自己  
言归于好

王锡文诗一首

□ 王锡文

情 说

谁在音乐中唱我们十八相送  
留下或离去 哪个更沉重  
谁为谁一夜憔悴 白了少年头  
谁为谁破茧而出 双双久徘徊  
谁是我的梁山伯  
我又是谁的祝英台



我们曾经年轻 很久很久以前  
盈耳的都是花开花落的声音  
微笑 忧伤 向往  
也许我们缘自一盼  
菊花和音乐正从弦上轻轻走过  
光芒 浅愁和诗赋被书生握紧

天空好蓝 花好香 还是很久以前  
我为谁长成一个丰美的女子  
小山眉 丹凤眼 满面红霞  
乌髻插满栀子和菊花  
为谁学习女红 插花 刺绣  
为谁心思百转 生病 羞涩

村头的红枣 村尾的花  
墙上的青梅 墙下的马  
少年过去 沧桑便被唱老  
三千年的桃花柳绿 烟花水暖  
穿过《诗经》 穿过唐诗宋词  
穿过我们情意款款的三月三

我在谁的诗词中  
被写成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碎步走过胭脂与红颜的夹道  
我又在谁的古筝中  
被弹成千古绝唱  
令天下英雄汗颜

我相信真的有这样的爱情  
使人泪流成河 小提琴渗出斑斑血迹  
纤纤素手推开雷峰石塔  
幽幽哀鸣哭倒万里长城  
我真的相信这样的爱情  
让江山易主 英雄称臣

打工时代（组诗）

□ 许 强

现场招聘

对一份工作的饥饿像三座大山      压在心中  
苦难深重  
每个人举手投足都努力      扮成  
一匹自信十足的千里马  
等待伯乐      来牵走

一张门票浓缩着明天的两盒快餐外加一个  
溺水者对一根稻草      绝望中的渴望  
每个人刚刚吃了兴奋剂的简历都在美容院  
进行了全方位的整容手术  
每个招聘摊位都纷纷挂起帆帐做好撒网的姿势  
人潮涌动      噪声涌动      汗味涌动……  
挥动的学历，经验，文凭于文明中  
举行着一场非常礼貌的斗牛赛

铁打的摊位      漩涡般迂回的求职者  
现场招聘不拒绝一稿多投  
潮声涌动      人心涌动  
招聘人员      渐渐被移去了灯光  
成了台下的观众

下午三点      足足喝了十瓶免费矿泉水的招聘人员  
开始做好收网的准备  
学历，经验，职称织成的网眼太大  
许多在苦海中等待被打捞上岸的希望  
成了一条条痛苦而无奈的漏网之鱼

象福利彩票一样      你满怀希望揭开最后的谜底  
现场招聘其实并不现场拍板      招聘人员只是  
企业设在现场的一个信报箱  
你捏在手中的只是一张嘴巴开的发票  
一份虚无的不知何年何月的等待通知  
现场招聘      在你心中难以消化  
因为每一块钱都在胃的动乱中急剧升值  
你大喊一声：“钢用在刀刃上！”  
泪      就  
流出来了……

打工时代

我的笔管中有海在澎湃  
每一滴墨水都由几千万打工人的声音提纯而成  
几千万人汇聚的汗水，使南方工业坐上了  
超时速列车  
打工者，这个被时代之手举上星空的灿烂词汇  
使中国千万口乡井      醇香如酒

走在一个时代中间，我的诗句逐渐高大  
我的身躯流淌着几千万人的血液，我的口连接着  
几千万人的心声，他们的思念  
就是我的思念，他们流淌的汗水  
就是我流淌的汗水，他们的无奈  
就是我的无奈

打工时代，象延伸的工业区一样  
我们延伸思念  
你们是否如我思念半岁的女儿一样      思念成疾  
背井离乡的痛苦，在这个时代汇积成海  
有多少个失眠的夜晚，我们几千万人一起失眠  
和故乡亲人的眺望      十指相连……

我在南方背井离乡的兄弟姐妹啊  
有一种歌声持续经久和我们的泪  
思念的泪屈辱的泪成功的泪  
一起哗哗流淌  
在南方我们的双手时而拥抱天空  
时而握响拳头  
有一种回传的震颤在我们的内心      余音若雷  
我的兄弟姐妹啊，此时你正在  
繁忙的流水线轰鸣的工地寻工的茫然的烈日下  
青春像脸上的汗水      掉在地上  
很快就消失了  
茫然的城市中，没有人会记得我们  
我们只把一生花开的季节献给了南方的城市

我们在南方不断地凋谢，又不断地盛开  
我们把人类最灿烂的名牌“青春”静静放  
然后悄悄离开……

乡愁里的影子

乡愁澎湃在南海之滨  
几千万颗      站在城市边缘的心  
都在同一种漩涡中急剧下沉  
如强劲的台风      席卷了  
每个售票点

一个又一个委屈的打工故事躲在一个个打工刊物的肩膀下  
放声大哭  
此刻它们      正被塞进了大包小包  
运回故乡      当作文物  
展览一个      疼痛时代

我们必须在山洪暴发般的人群中  
必须在被压得满地求饶  
大口大口喘气的列车中      通过  
广州火车站这个珠三角的漏斗      回到故乡  
回到一个一千年大写一次的中国腊月  
我的笔要和激动的乡愁们一一颤抖握别  
握别南方沧桑握别如山屈辱  
我的稿纸是块海绵      轻轻擦去  
一个时代眼角      饱满的泪水……

今夜有月      月是一面镜子  
照着南中国每个窗口飘出的满脸乡愁  
纵然是用再高档的洗面奶      也洗不去  
几千万游子脸上      每个疲惫的毛孔中  
深深隐藏的乡愁啊

烟做的乡愁啊      雾做的乡愁  
被一小杯      一小杯      注入了  
忧郁的萨克斯  
我被绑在秒针上艰难地思念着故乡  
思念我年迈古稀目光昏花的婆婆  
思念我呀呀学语哇哇哭叫的女儿  
……

乡愁如重拳啊      拳拳打在我心中……

缺望诗一首

□ 缺 望

回到春天

丰收的秋风吹过，春天的儿女出没  
我看见村庄里的鸟自由自在，象青春  
象灿烂的新娘，在太阳下释放音乐

无名字的树象小鸟伸出头，看着幸福  
看着家，看着黄金与光芒  
一些女人站在山顶，与英雄欢乐  
我是火的孩子，舞蹈的孩子  
在长河落日下。盯着爱情的秩序  
日子的方向。酒中的芬芳没有脊骨  
只有智慧的眼睛

春天没有空白，我靠着神的影子  
回到秋天。笛子失去重量  
语言失去重量，惟有发光的睡袍  
在黄昏中下沉，或者睡眠  
或者减轻。我不知飘向何处  
一如秋风落地，我听不到  
就象落叶在时间中消失

我走了很远，又回到春天  
直到我成为石头，石头成为草一般  
悄无声息的日子，空旷而持久  
只有我的灵魂上升

刘洪希诗一首

□ 刘洪希

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

一只青蛙  
身上流的是乡村的血  
灵魂却在城市里  
戴着镣铐跳舞

水泥地      楼宇森林      城市  
站在土地的沦陷之上  
站在一只青蛙痛苦的怀念之上  
那微波荡漾的水呢  
那草地      稻谷  
和梦中的家园呢

从乡村到城市  
如果注定这是一次艰难的过程  
一只青蛙      千万只青蛙  
情愿奉献一切  
让热爱者的欢笑  
建立在自己的血肉之上

九月的黄昏  
我在城市的某一角落  
看见一只青蛙  
无家可归

何真宗诗一首

□ 何真宗

我从远方归来

我从远方归来  
乘火车，坐轮船，再乘汽车  
还要步行几个小时      沿着一条泥泞的路  
就抵达乡音如潮的村庄

菁菁的草叶      春雨飞扬  
满山遍野的油菜花和梧桐花  
像戴着金戒的双手和吹着喜庆的唢呐  
领着我的影子      四处转悠

许岚诗二首

□ 许 岚

流浪南方

流浪南方  
我放纵      我淘金      我赤裸  
我流血  
语言的刀子深入珠江内心  
我只看见浮萍      和我的衣衫  
一起褴褛天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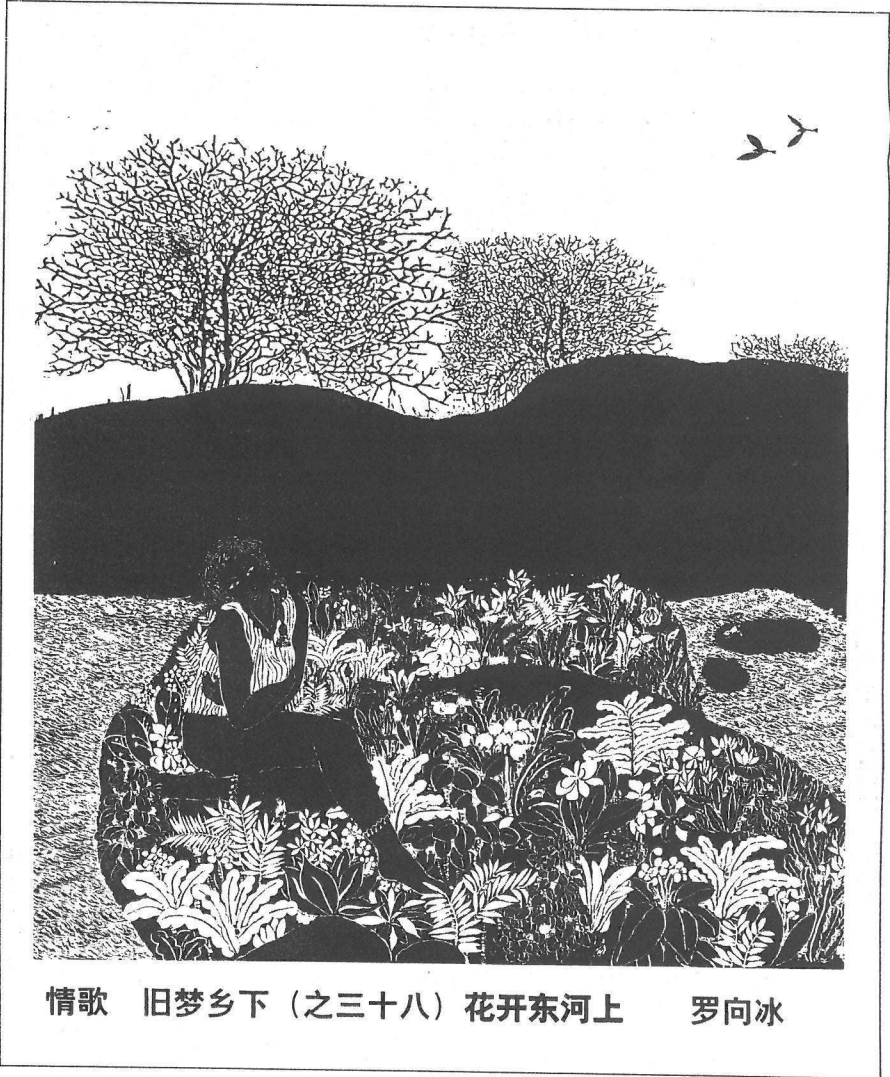
阳光火化我的眼睛  
雨水瘫痪我的肝脏  
贫穷和患疟疾的我  
喝完最后一杯豆浆  
睡得很沉      很香

流浪南方  
灵魂很瘦      影子渐胖  
高楼阳台上的红豆  
一天天金碧辉煌  
案头上的句子  
一会儿刮风  
一会儿响雷

流浪南方  
城市距心缥缥缈缈  
春雪在眼前浩浩荡荡

稻 子

我居住蛙声中央  
一天天地疯长      一天天地  
亭亭玉立      水中扬花  
自从喝醉了那声美酒之后  
妈妈说：你该出嫁了  
然后是迎亲队伍的鼓乐声



情歌 旧梦乡下（之三十八）花开东河上 罗向冰

每向家园靠近一步  
眼中就多一滴      说不出感慨的  
热泪……

一声犬吠  
是一句始终不能抹去  
响彻心灵的呼唤？  
家乡呵      家乡  
我从远方归来  
浑身的血液里一茬一茬疯长  
是怎样难以割尽复杂的谷物？

在我的脖颈悦耳地落下

我的殷红的处女血  
盛开在庄稼人岁月的沧桑  
勤劳的年轻小伙目光  
贴近我饱满丰腴的乳房

当善良的村姑举起镰刀  
刹那  
我曾不忍地  
掉下八月的泪花

我在异乡的城市生活（组诗）

□ 曾文广

之一：酒店的半个夜晚

午夜，几瓶啤酒  
相继走入我喉咙  
郁结经年的心事  
怕醉，纷纷挤出双唇  
（以自信自语的方式）  
四散逃奔，却被夜行的风  
全部带走

透明的酒杯里  
还剩下半个夜晚  
频频高举酒杯的手  
兴奋得颤抖  
它仍旧孤独  
脸部很多张表情  
一层层剥落  
只剩下最初的那张  
默默审视  
杯中的自己

之二：阳光照在我身上

阳光照在我身上  
也许不够温暖我一生  
与很多平凡人一样  
这个夏天我收获的苦难  
堆满了心灵粮仓

许多时候  
我疲于追求和赶路  
身前和身后都有人  
像一群失语的孩子  
大家互相哑然失笑

阳光照在我身上  
这一生就不缺少金子  
与很多怀揣梦想的人一样  
当苦难最终成为财富  
我将已艰难地走出  
人生的夏天

之三：一个失业者的报告

2000年7月21日上午，莞城

魏先和诗二首

□ 魏先和

金秋·夕阳·海

疾风中片片鸥鸣直挂云天  
水手的歌声飘在起伏宕跌的浪尖  
这里没有流光溢彩的霓虹  
汹涌澎湃的海韻仍舞步翩翩

凉意已铺满午时沙滩狂奔的脚印  
何必重提那些熟悉的陌生和喧嚣的孤独  
且将一怀怠倦弃置风中  
看夕阳如何撩开暮霭  
用最后一线光芒将海水点燃  
海天一线 起起落落的心永不迷茫  
浮光掠影的飞翔是如此从容自若

外婆的拐杖早成了最后的拐杖  
老船长也已乘时光之船逐渐远去  
唯独  
我最初的追逐仍牵我以永无休止的追逐

在异乡

在异乡  
我的眉梢常常挂着无可奈何的不屑一顾  
我已学会了在掌声和冷笑中从容自若  
学会了戴很多色彩的眼镜看人

一张暂居证使我与这座城市  
有了短暂和合法的同居关系  
从一条街走向一条街  
身后，失业穷追不舍  
恶毒的诅咒勿能令我  
退避三舍  
我的心态和多年前  
那位落魄长安的书生何其相似

星期天，阳光明媚  
睡觉，逛街和便宜录像  
光顾了那群电子厂的员工  
我的身体继续支撑  
某些信念和不堪一击的自尊  
失望高过摩登大厦  
直抵灵魂。傍晚  
玻璃橱窗对路过的我  
不屑一顾

今夜，与我同居的城市  
将一如继往地鄙视和嘲笑我

之四：走过零点的街头

走过零点的街头  
摇滚乐张牙舞爪  
撕扯我的身体和灵魂  
头发被月光这种水打湿  
又被夜风的手拂乱、捋干  
一种歇斯底里的孤独  
陪我默默廻回  
新兴路二巷23号102室

在岔路口，我站住  
想起刚才那位拦住我的女子  
（有些羞赧），我掏光衣兜  
递给她一枚1元的硬币  
叫小姐的她  
眼中的媚笑与绝望  
将会噬咬我今夜的梦

再拐一个弯  
亲爱的租房，一屋子寂寞  
将被灯光和一个男人  
健康的呼吸  
驱散

还学会了如何动人地阐述谎言的真实  
午夜0点，我却常常沮丧  
总是要和自己使用最锋利的语言进行残忍地  
厮杀

忍痛放弃是为了一个美丽的等待  
竭力沉默是为了适应另一种生存  
接受排斥是为了赢一场尖锐的角逐  
拒绝渴望是为了习惯令人心碎的逃避

朋友和我的薪水成正比  
爱情随手可拾又可随手打落  
有一种精彩叫无奈  
有一种承诺叫游戏  
有一种微笑叫伤感  
有一种宽容叫愤怒

我曾努力封锁有关秋天的讯息  
而散乱无序的夜梦  
总能准确无误地抵达故居

给 S

□ 洛娅

故乡的麦子已经收割  
拾麦穗女子的歌声  
在风里传得久远  
阳光下  
和你一起出走的爱情是那么透明  
还有什么犹豫的

向上的竹子（组诗）

□ 任明友

在异域扑腾成某种高深

今夜下弦月  
一只倏忽隐现于旷野的猫  
独对寂寞吹奏家园的瘦瘦西风  
惊惶悄怆的表情  
可是我们昨天最真实的影子？

寂寞的正午

就让时间尽情放纵吧  
欢乐从来就与忧伤抵触  
世界近我伸出了双手  
双手又与世界发生冲突  
我手背的筋脉如马  
在时空的草原飞速狂奔  
阳光极度苍白  
在这正午显得寂寞无倚

我看见了自已的心脏  
被落寞的血液包围  
一记冷枪似的生命烟火  
在胸腔周围肆意腐烂  
正午的阳光其实很好  
匆促的人们却毫不在意  
他们只想尽快抵达目的

（所有的时间都在疼痛  
所有的呼吸都将微弱  
所有的人生都是重复）

寂寞的正午 一份快餐  
抵挡了若干岁月的饥饿  
在地球的某个角落  
一个偏激的诗者 企图  
用文字治疗眼角的伤口  
而此时 一场有关于  
无数精神的灾难  
正被现实和文明克隆  
并向人类深刻地切近

（就在这样一个寂寞正午  
我突然悲伤地明白  
其实我早就应该自杀）  
寂寞的正午 人生正在风干  
.....

这些我在萨克斯中夜夜梦见的亲人啊  
从我的十指中抽出的骨节 就是十条  
向灵魂 索取的鞭子啊  
谁的脸部下面埋藏着厚厚的草香  
灵魂凸现的子夜心空夜夜飘满饥饿的炊烟

二十八岁的十指长成十条充血的壮腿  
把那么多  
痛苦 悄无声息地  
搬 运  
我的十指是十支 黑洞洞的  
枪管  
是同命运抗争的  
牙齿  
.....

不得不说：（欲言欲止）  
活着  
有时 笑  
象正在舔血的匕首  
昂首露出的  
骄傲  
十指握着的 是被庵割了的  
权力 阳痿不举  
是否来桶马屁精 当做壮阳的春药呢

一种愁怅象温度计中  
持续上升的 血  
几行游动的宋词不自觉地 自你的  
眼中 溢了出来  
你大声朗读：  
被千年的目光 舔过的诗句  
今夜 还甜吗.....

向上的竹子

仰首 高远的天空十分矜持地沉默  
受伤的日子  
把我们单调的梦想一再充实  
娇嫩的笋尖拱破三月的绿被  
温暖了我们风雨交加的章段  
并向高远的天空节节逼近  
一句句样貌瘦弱的诗歌  
被坚硬的竹骨节节吟唱

在生命的某些关隘  
受伤的日子只容我们平身而视  
就如欢乐的太阳落泪的月亮  
永远都只与地球平行转航

竹子是一位最善于  
捕捉人类灵魂的抒情诗人  
它把我们追求向上的心境  
作了最为翔实的刻写  
瘦弱的竹子节节向上  
让大地的脊梁挺起风景的丽壮  
向上的竹子节节如诗  
我们的生命也因此节节如诗  
无论高远的天空隐伏着  
多么危险的阴谋和灾难  
向上的竹子仍然向上挺去  
执著地吸饮  
诗歌的精神和爱情的食粮

今夜下弦月

今夜下弦月  
天涯的歌行在天涯颤动  
忧伤或欢乐的脸庞  
在月的影子里晃动  
远处 别人城市的霓虹  
明明灭灭诱惑着我们的思维

今夜下弦月  
锋利的乡愁如千仞瀑布之水  
青梅竹马的恋人正在穿针引线  
别离多日的心一拉一个痛  
二十年后才放飞的情纸鹤  
跟我顺着蝉鸣寻找爱的家园  
我的心等待一个永久的回答

拉着我的手  
我快乐的理由是那么简单  
月光下飞过的萤火虫  
夜织娘低低的吟唱  
平凡的时光和朴素的生活  
原来可以如此美丽

心底里的感动  
每个日出许下的愿  
夕阳下随炊烟一同升起  
此刻我的温柔  
为你盛开成一朵朵晚香玉

你是我心里最美丽的童话  
在尘世里浮浮沉沉的心  
总是可以不要理由地依靠  
你的怀抱便是我永远的家  
生生世世都可以用同样的爱恋到达

站在十指上歌唱的人

□ 十指

诗歌的呼唤多么重要  
象一列火车呼啸的 冲动  
把今夜对峙的寂寞 辗得  
血肉横飞

善于安眠的十指明眸微闭吐蕾发芽  
骨节的响声似夜莺啼唱 一种  
多美的旋律 亲吻着  
满山遍野 坐在蒲公英上轻飞的文字